

潜谋于无形的《鬼谷子》

英国著名政治家霍布斯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人和人之间就是狼和狼之间的关系。200年以后，法国哲学家萨特也说：他人就是地狱。可见，人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仅仅在兵戎相见的战场，而是隐匿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就有斗争，只不过这种竞争比较含蓄，斗争比较内敛，看不见刀光剑影，听不见人喊马嘶。但有时候，不流血比流血更可怕，人仅凭一张嘴就能杀人于无形，挫敌于千里之外。你还没有看见真正的敌人在哪里，你已经身首异处了，这才是真正让人恐怖的地方。西方哲学家海德格曾经比较过“怕”和“畏”两个词的不同：“怕”的对象总是在眼前，比如眼前有一只老虎；而“畏”却没有让我们“畏”的对象，它只是一种气氛，一种恐怖的环境，好比我们看一部恐怖片，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害怕。

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但解决的途径却是天壤之别。面对人性险恶的一面，西方人发明了法律。用法律来约束人，你有“坏心思”不要紧，但你千万别付诸行动，否则法律就会制裁你。这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所以，西方人都在按规矩办事，按常规出牌，根本就没有“谋略”的藏身之地。而中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文化总是相信人是善良的，对于人性中的缺憾，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强制，只要我们自己学会“日三省吾身”，就能弃恶从善，做一个好人。中国人对人性太有信心了，太注重人的自觉了，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却走向了反面：规矩（法律）的缺失，造就了谋略的横行和人性的虚伪。正如《鬼谷子》中那句点睛之笔：“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

于是，我们的文化产生出了令世界瞩目的《孙子兵法》，同时，也造就了另外一部“治人兵法”——《鬼谷子》。如果说《孙子兵法》是阴阳思维渗透到战争领域的产物，那么，《鬼谷子》则是阴阳观念渗透到人际关系和外交策略中的产物。

鬼谷子，姓王名诤，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鬼谷子本人并没有在历史舞台上出现过，有的学者考证，历史上根本没有此人。但这些好象都不重要，就好比《黄帝内经》是不是黄帝本人写的无关紧要一样。鬼谷先生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鬼谷子》这本书，还有他的那两个叱咤风云的学生——纵横家苏秦和张仪。

同《黄帝内经》一样，《鬼谷子》也是用阴阳辩证的思维结构来研究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只是这里所说的生死存亡已不再是中医所强调的人体各生理因素的平衡与否，而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关系。在《鬼谷子》看来，不能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照样是一件危及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鬼谷子》开篇就说：“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归其所：或阴或

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是故圣人守司其门户，审察其先后，度量能，校其技巧短长。”那么，如何“守司其门户”呢？也就是在人际交往中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呢？《鬼谷子》告诉我们：这里的关键仅仅是一张嘴。“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皆由此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由此可见，所谓“心之门户”者，口也。正是这一张翕动不已的嘴巴，不仅表达着人的思想和情感，而且体现着人的智慧与才能；它不仅是“心之门户”，而且是“存亡之门户”。别小看嘴巴的一开一合，里面确是布满了玄机 and 奥秘，运用好了就能如鱼得水，运用不好则就处处被动。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在鬼谷子看来，嘴巴张开说话是“阳”（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嘴巴闭上不语则为“阴”（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那么，如何把握说话的艺术，就不仅体现着生存之技巧，而且体现着宇宙之规律！于是，说话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外交辞令的问题，它必须被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研究，其基本精神不是别的，正是大千世界中生生不已的辩证规律——阴阳。

正因如此，鬼谷子才将“捭阖”由嘴巴之开合上升为天地之开合，并直接上升为阴阳之间的不测运动。“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只有掌握了这种阴阳变化的“几微”，才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机，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出不同的游说方案；并在游说的过程中，依照对方的反应而做出合理的调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何事应该明说，何事应该暗说；对谁应该晓之以礼，侃侃而谈，甚至耸人听闻，大说特说；对谁应该动之以情，娓娓倾诉，甚至苦苦相求，似说非说……其结果，便是大惊大喜，大开大合，阴阳无常，变化莫测；其结果，便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

任何一种学说的诞生都离不开它的土壤。从实践上讲，《鬼谷子》这样一部“治人兵法”是对于战国时代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的经验总结；从理论上讲，这一思想又是根植于我们民族阴阳辩证的思维结构。我们知道，由于受《周易》的影响，战国之后以“阴阳”为中心的学术派别相当活跃。其中一部分人比较重视从“阴阳”的角度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自然阴阳派”；另一部分人则比较重视从“阴阳”的角度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社会阴阳派”。如果说前者的理论结晶是《黄帝内经》的话，那么后者的学术代表则要算是《鬼谷子》了。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两部著作代表了华夏先哲运用阴阳辩证的思维模式在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中所分别取得的突出成果，因而才倍受世界各国的重视。时至今日，不仅《黄帝内经》在海外的影响日甚一日，而且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也纷纷建立起了有关《鬼谷子》的研究机构，有人将德国的施宾格勒视为现代的鬼谷子，而美国的基辛格则被称作当代的纵横家了……。由此可见，正像我们古代的军事思想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一样，我国古代的外交谋略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朝秦暮楚的“无道之术”

对于鬼谷子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汉书·艺文志》将《鬼谷子》中的纵横捭阖之术列为“九流”之一，排斥在正统之外。唐朝的柳宗元更是斥其“妄言乱世”，“学者宜其不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鬼谷子》中所宣扬的谋略没有道义的根基，也就是一种“无道之术”。只讲策略、技巧和修辞的推行，而不顾这种推行所带来的结果，就难免会受到历代思想家的非议了。用现在话来说，是只讲方法论，不讲价值观。就好像上几年震惊世界的克隆技术的出现，那些麻木不仁的科学家呆在实验室里蒙头研究细胞的分裂和培育，而没有看到这种技术的出现给人类所带来的消极后果。《鬼谷子》中的谋略之术也是如此，它只讲应用，而置道义于不顾，就难免受到正统的排斥了。

在中国历史上，《鬼谷子》中的谋略思想成为“热门”的时代，莫属战国时期了。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混乱的年代。战国七雄割据一方，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扩充军备，连年征战。这个时候，尊崇周王室的道德面纱已经全部褪去，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厮杀，奉行的是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说所说的“当今”就是他生活的战国时代，一切都要靠拳头说话，一切都要靠实力来证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思想也逐渐分化了，没有了正统，没有了权威的价值观念，各种学说逢世而生，百家言论齐放争鸣。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道术将为天下裂”。

于是，在宽松的舆论氛围和思想风气下，纵横家粉墨登场了。他们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动之于利害，晓之于大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时而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时而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想当年，苏秦佩六国相印，连六国逼秦废弃帝位，何等的风光！孟子评价苏秦说：“一怒则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六百里，最后协助秦国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最终消灭了其他六国，统一了天下。

对纵横家来说，他们没有道德的原则，也没有价值的归依，唯一的目的就是出人头地，得到别人的赏识。谁赏识他们，他们就会为谁出谋划策；只要能达到目的，就不择一切手段。就拿苏秦来说，他本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但素有大志，曾跟随鬼谷子学习谋略之术多年。学习期满后，就游说天下，推行纵横之术。他在秦国没有受到重用，于是就跑到燕国。当时燕国刚刚遭受齐国的侵略，百废待兴。苏秦认为，燕国欲报强齐之仇，必须先向齐表示屈服顺从，将复仇的愿望掩饰，赢得振兴燕国所需的时间。其次，要鼓动齐国不断进攻其它国家，以防止齐国攻燕，并消耗其国力。为此，他劝说齐王伐宋，合纵攻秦。公元前 285 年，苏秦到齐国，挑拨齐和赵国的关系，取得齐愍王的信任，被任为齐相，但暗地里仍在为燕国谋划。齐愍王不明真相，依然任命苏秦率兵抗御燕军。齐燕之军交战时，苏秦有意使齐军失败，五万人死亡。他使齐国群臣不和，百姓离心，为乐毅五国联军攻破齐国奠定了基础。之后，苏秦又说服赵国联合韩、魏、齐、楚、燕攻打秦，赵国国君很高兴，赏给苏秦很多宝物。苏秦得到赵国的帮助，又到韩，游说韩宣王；到魏，游说魏襄王；至齐，游说齐宣王；又往楚，游说楚威王。诸侯都赞同苏秦之计划，于是六国达成联合的盟约，苏秦为纵约长，并任六国相。回到赵国后，赵王封他为武安君。秦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竟有十五年之久不敢越

函谷关雷池半步。《史记·苏秦列传》中就是这么说的：“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从苏秦的活动可以看出，纵横家没有自己的理想，也没有自己忠心的国家，唯一要做的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才能。不仅如此，这些纵横家有时候还不讲道德，多行卑鄙之事，简直就是十足的流氓和无赖。这一点在张仪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

公元前 313 年，秦惠王想攻伐齐国，但忧虑齐、楚结成联盟，便派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听信此言，与齐断绝关系，并派人入秦受地，张仪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国的使臣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秦惠文王十三年(前 312 年)，秦兵大败楚军于丹阳(今豫西南丹水之北)，虏楚将屈丐等 70 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取地 600 里。就因为这次战役，楚国元气大伤，逐渐衰落。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德才兼备才算是真正的人才。有德无才，或者有才无德，都不能算真正的人才。甚至，“有才无德”比“有德无才”更可怕！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估计就是这种“有才的小人”。孟子就这样评价战国时代的纵横家：

或谓：张仪、公孙衍，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恶足以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纵横家尽管雄才大略，“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熄”，轰轰烈烈，但却没有“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而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实现功名不讲道德。所以，他们不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还有，杨雄在《法言》中这样评价纵横家：

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

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曰：“孔子读而仪、秦行，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翻译成现代语应该是这样的：

有人问：“张仪、苏秦学习鬼谷子的谋略智慧，推行合纵连横之术，各自使中国得到十几年的安定。是这样吗？”杨雄回答说：“四处骗人，行不义之事，圣人很厌恶这样的人。”“有人问：读孔子的书而做张仪、苏秦那样的事，怎么样呢？杨雄回答说：“这就好比有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糟糕透了！”有人问：“然而孔子的弟子子贡不正是这样干的吗？”回答说：“子贡为的是排难解纷，张仪、苏秦为的是谋取富贵，游说的目的不同。”有人问：“张仪、苏秦能不蹈前人旧辙，也算是卓越的人才吧！”回答说：“上古时舜帝对奸佞之人加

以拒斥，能说不考虑才干吗？那种人才倒是有才，但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才干！”

无论是孟子，还是杨雄，对纵横家的评价都很低。推行谋略，而不讲道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注定是一个走不出死胡同。这是由传统文化道德至上的特性决定的。我们下面会讲到很多故事，说到很多人物，从这些故事的结局和这些人物的命运，我们会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是一种凡事都要打上道德烙印的文化，强调道德动机的纯正。所以，苏秦、张仪推行纵横之术，孔子的学生子贡也在各国进行游说，但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却是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就在于子贡在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但苏秦、张仪的动机却是谋求个人的地位和权力。正如杨雄的那个比喻：有着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

